浙鹽法紀略

歷代鹽法考略

國賦征稱

箕田紀略

市關紀略

攷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箕田攷

韓百謙 著
李家煥 李義駿 輯

本館據別下齋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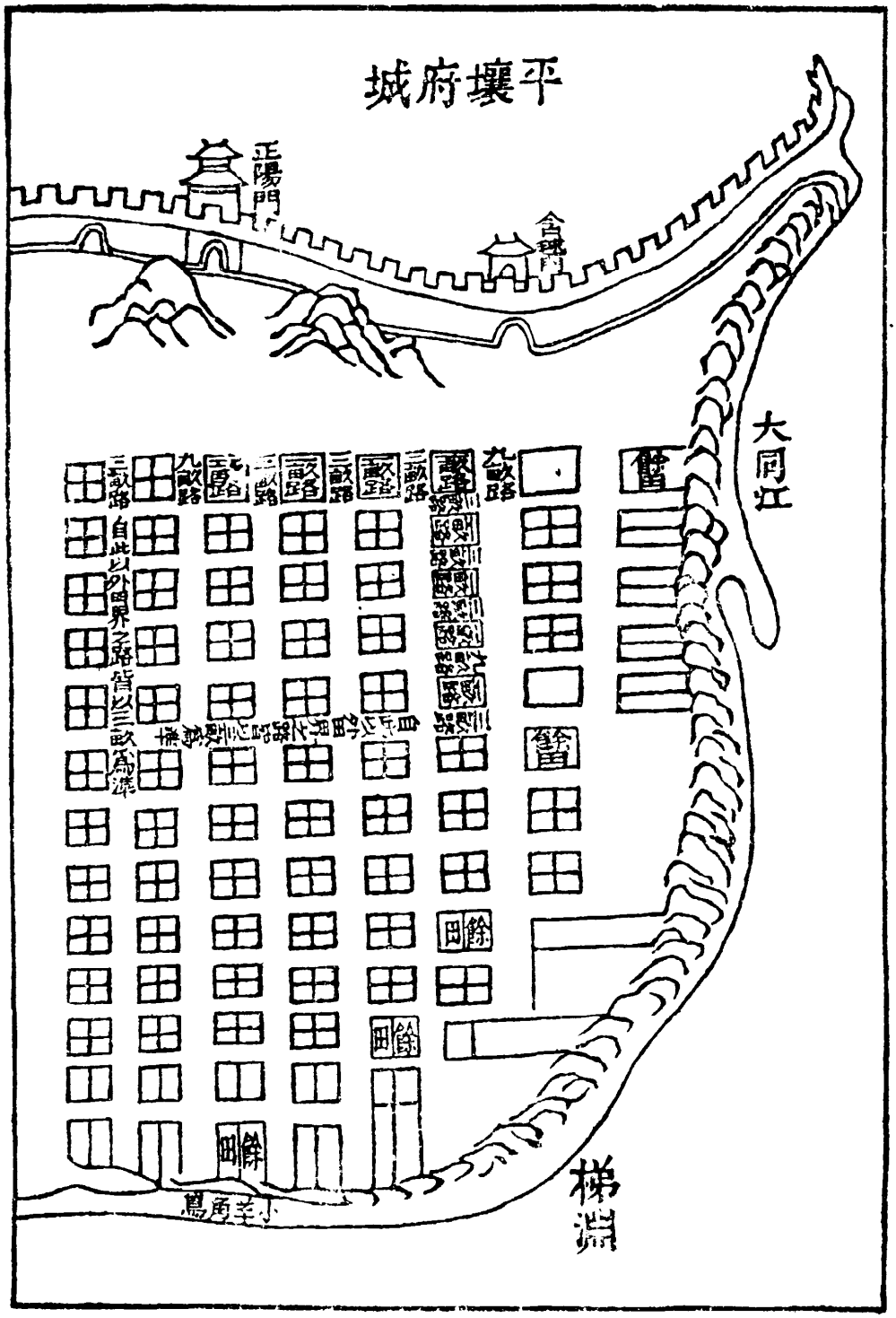
箕田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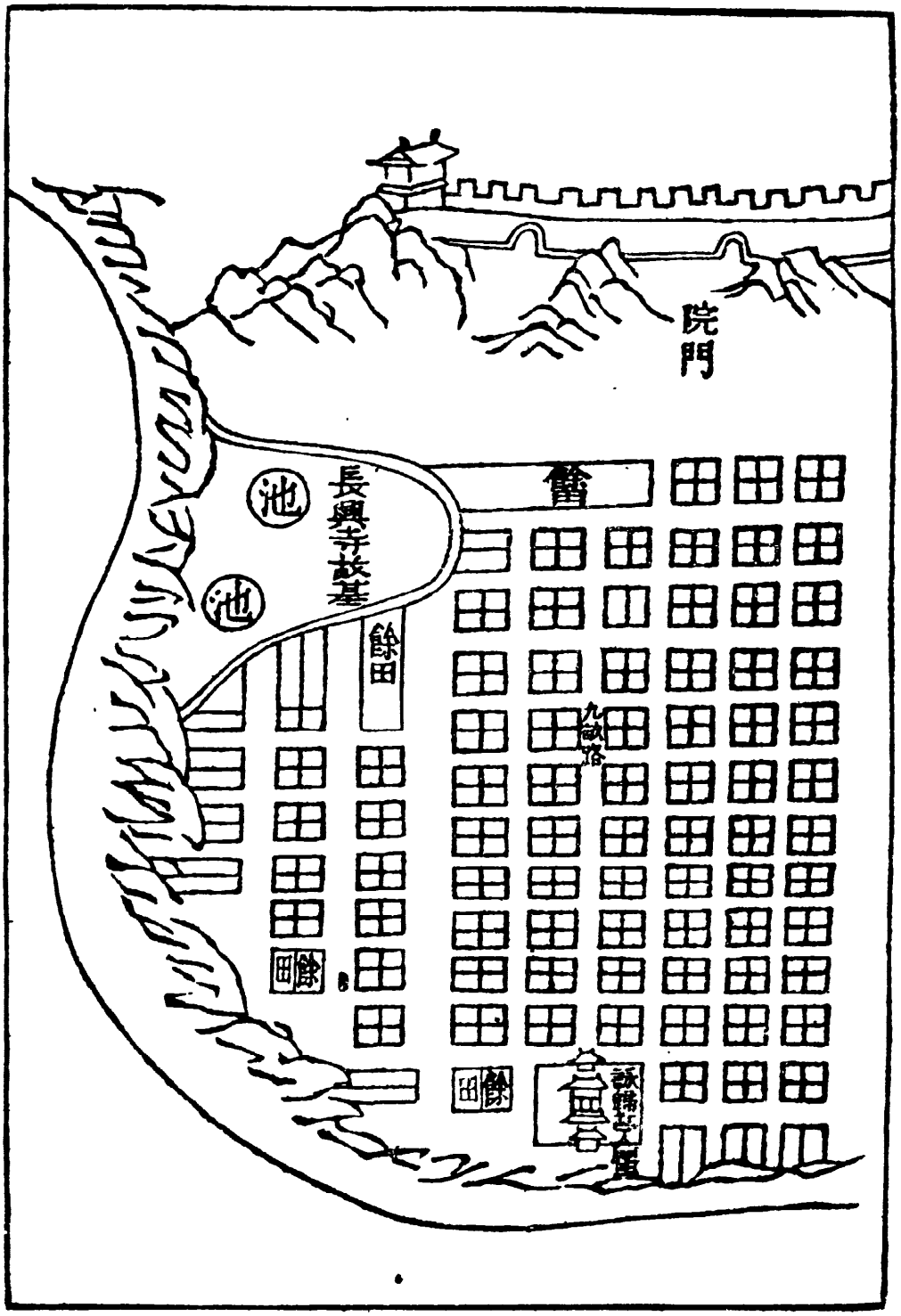
後漢書。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注。朝鮮、箕子國也。箕子教民[illegible]義田織信厚約以八法。遂成禮俗。案箕子陳範敍疇。其一五行曰、土爰稼穡。三八政則首先以食。宜其分藩東土。亟亟以農事爲重。則所謂教民田者。其卽此井田之法與。箕子、殷人也。殷人七十而助。當時助法盡廢。而是圖尙存其制。殷先王之遺澤長矣。攷古者覽是圖及後說。可以得所參稽焉。富陽董文恭家藏有朝鮮箕田攷槧本。因假得影鈔而重刊之。道光丁酉春三月。海昌蔣光照跋。

箕田攷

箕田圖
箕田說
箕田圖說後語
書箕田圖說後
箕田續說

高麗　久菴韓百謙著
驪江李家煥
完山李義駿　輯


平壤府城
正陽門
含毬門
大同江
九畝路
三畝路
自此以外四界之路皆以三畝爲準
餘田
小羊角島
梯淵


院門
長興寺故基
池
池
餘田
餘田
餘田
餘田
九畝路
試驗場

箕田說

久菴韓百謙

井田之制。先儒論之詳矣。然其說皆以孟子爲宗。故特詳於周室之制。而於夏殷則有未徵焉。朱子之論助法。亦出於推測臆料。而未有參互考證之說。則其果悉合於當時制作之意。有不可得以知者。況者之士。蓋竊病焉。丁未秋。余到平壤。始見箕田遺制。阡陌皆存。整然不亂。古聖人經理區畫之遺。猶可想見於千載之下。就其地諦審之。其田形畝法。與孟子所論井字之制。有不同者焉。其中含毬正陽兩門之間。區畫最爲分明。其制皆爲田字形。田有四區。區皆七十畝。大路之內。橫計之。有四田八區。豎計之。亦有四田八區。八八六十四。井井方方。此蓋殷制也。孟子曰。殷人七十而助。七十畝。本殷人分田之制也。箕子殷人。其畫野分田。宜倣宗國。其與周制不同。蓋無疑矣。惟茲阡陌。數千年來。凡幾經變易。雖難保其不差尺寸。其大略界區。以一畝之路。界田以三畝之路也。其三旁九畝大路。由城門達之詠歸亭下。似是往來通衢。非專爲田間阡陌而設。然其必以十六田六十四區畫爲一甸。則亦不無界限之意。自此以外。田界之路。或有侵耕失古處。則後人未知制作本意。必以三畝爲準而正之。頗失經界之舊。若其以七十畝爲一區。四區爲一田。兩兩相并。則盡一野皆同矣。按班史刑法志曰。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有六十四井。其井邑邱甸之名。雖用周制。而以四起數。四四成方。與此脗合。是必有所沿襲。而惜其典籍不完。未能盡得其制也。其尖斜敧側不能成方處。或一二田。或二三區。隨其地勢而爲之。此則鄉人傳爲餘田。雖周

家井田之制。其地難得如繩直準平。而其不成井處。又不可棄而不用。恐其制不得不如此也。其公田廬舍之制。雖不可考。制田既非井字之形。則與孟子所謂中有公田、八家皆私百畝之制已逕庭矣。意者。殷之時雖受田於野。而其廬舍未必在田旁。或皆聚居城邑之中。其公田亦都在一隅。未必介於私田之中。糞壅耘穫之際。遠近不同。民有病者。且人文漸備。吉凶禮縟。七十畝有不足於養生送死之資。故姬周之有天下也。順天因人。增爲百畝。且制井田之法。八家同井。中置公田。春則出在田廬。冬則入聚邑宅。其制始大備。自質而文。其因革損益。勢有不容已也。或以朱子改治溝洫。多費人力之說。有疑於孟子之言。此則恐未然。孟子曰。佚道使民。雖勞無怨。朱子亦嘗論革命易代。大而建正用數。小而書文車軌。幷皆改作。以新一代耳目云。則況此制民常產。實發政施仁之大者。豈可計其少費。不與俱變乎。以此推之。吾知朱子此說。或出於一時門人問答。而非平生之定論也。嗚呼。關閩諸賢。俱以王佐之才。生丁叔季之時。慨然以挽回三代爲己任。收拾殘經。討論遺制。殆無所不用其至。而猶有懸空之歎。未得歸一之論。倘使當時足此地。目此制。則其說先王制作之意。想必如指諸掌矣。而惜乎其未見也。因記其所見。以求正於知者云。

箕田圖說後語

西坰柳　根

箕田在於含毬正陽兩門之外者。區畫最分明。其爲制皆田字形。分爲四區。區皆七十畝。界區之路。其

廣一畝。界田之路。其廣三畝。凡十六田。總六十四區。六十四區之三旁。又有九畝之路。由城門達之江上。其尖斜敧側不能成方處。或一二田。或二三區。隨其地勢而爲之。鄉人至今傳之爲餘田。亦皆七十畝。噫。古今人歷茲地見斯田者何限。獨公生晚好古。欲求古聖人分田制產之意。於千百載後。作爲圖說。使人人曉然知箕田一區爲七十畝。卽與孟子所稱殷人七十之說。若合符節。豈非幸歟。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蓋井字爲形。便成九區。八家皆私八區之百畝。就公田百畝之區。以二十畝爲廬舍。八夫居之。其所耕公田皆十畝。此周制然也。孟子曰。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孟子論周人百畝之制。固爲纖悉。至於殷人但稱七十而助。當時諸侯皆去周時之籍。況殷制。安保其猶有存者乎。朱夫子之生。去孟子之時又遠矣。不得不因周制而推明之。釋之曰。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受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又曰。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朱夫子旣未得考殷制。則以此度彼。其爲制自當如此。昔韓退之賦石鼓。蓋歎孔子不到秦。不得見其文。若使朱夫子見此圖。當復以爲何如。以今觀之。公田廬舍之制。未敢臆度。卽此田形而見之。四區、四夫所受之田也。或以爲箕城之田。稱之以井。蓋久矣。井卽九區也。今不可輕言爲四區。是則不然。若論殷周田制之同。則八區八家所受之田也。推此以往。雖千百區皆然。就七十畝之中。以七畝爲公田。如朱夫子之說。則亦不失爲什一也。至於廬舍。則周時制度大備。猶就公田

二十畝爲八夫廬舍。是一夫之居。不過二畝半也。若就一夫所受之區。以七畝爲公田。而出力助耕之。不復稅其六十三畝。則雖以一二畝爲廬舍而居之。恐亦不害於什一之制也。其一夫所居。在於七十畝之內邪。或宅於邑而受田於野。來往耕治邪。皆不可得而知也。若論殷周田制之不同。則七十畝百畝已不同矣。何必置疑於四區九區之同異哉。所貴乎同者。什一之制耳。孔子曰。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而王者。雖百世可知也。百世可知者。其不在於什一之制邪。去年曾隨詔使朱學士、梁給事中共觀箕田。恨未及知一區爲七十畝。未得求正。遂書此以待後之覽者。

書箕田圖說後

岳麓許　箴

西京之南有田。相傳爲箕子井田。丁未秋。西原韓久菴周覽故國形勝。遂及於所謂井田者。仍其經界。逐其阡陌。以畝法概之。乃七十畝之田也。夫七十而助。殷人之遺法也。是時周法未遽徧及於天下。箕子以殷人行殷法。乃其所以也。然則七十畝之田。豈非箕子之親傳法於我東者邪。其田之制。韓公作圖以記之。但其所謂公私田者。必有其制。而未有文字可考。就圖而推之。蓋九畝大路之內。爲七十畝者六十有四區。而方列焉。如易之先天方圖。八區爲一行者八。就其一行八區之中。出其一區爲公田。其餘七區。七家各受一區而私之。其公田之中。七家各受三畝爲廬舍。計除三七二十一。則所餘公田四十九畝。七家分之。則所助耕亦各七畝。通私田七十畝爲什之一。雖無明文。其制豈不然乎。且以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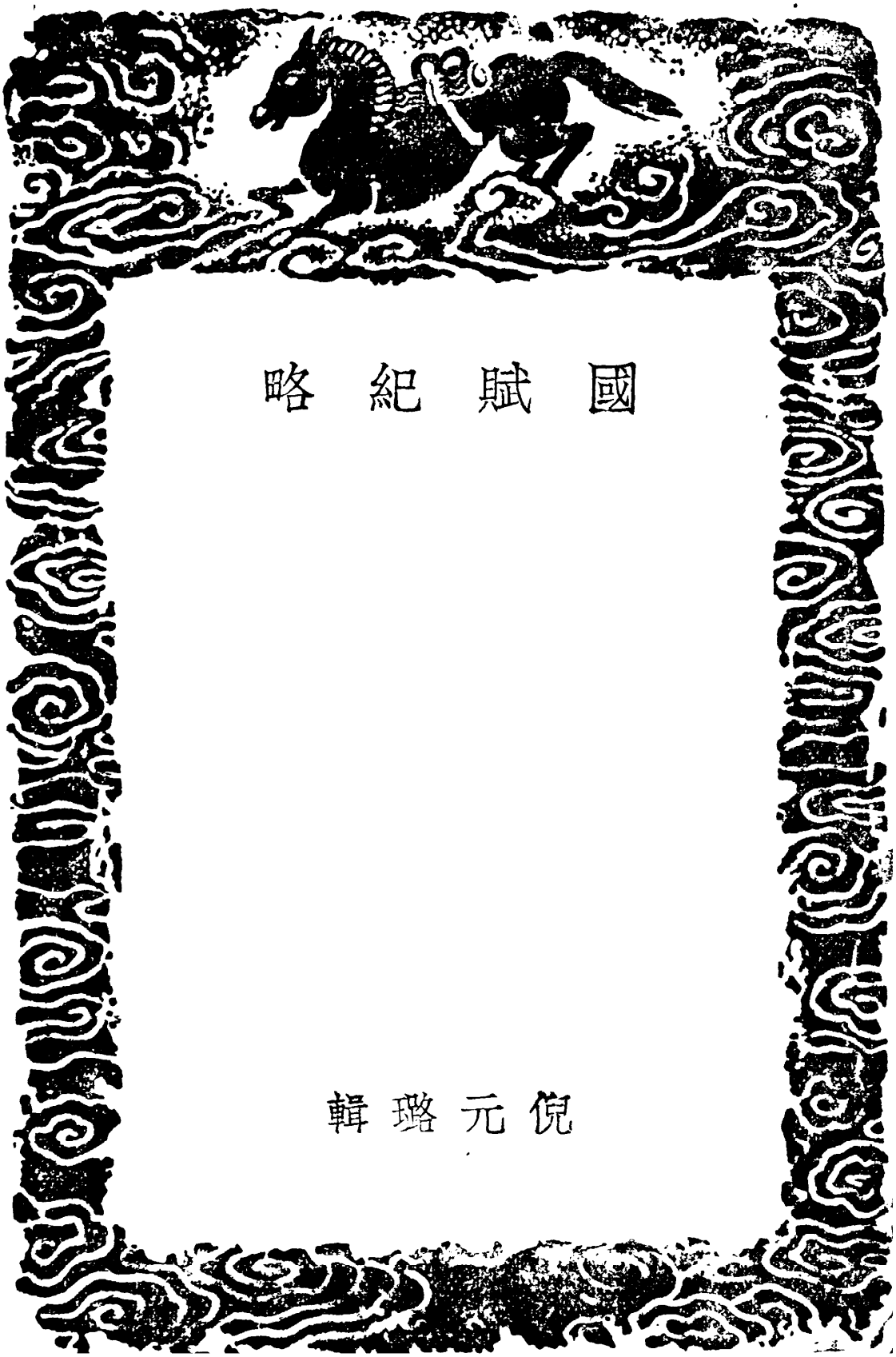
制言之。公田百畝。計除廬舍二十畝。其餘八十畝八家分之。則各得十畝。通私田百畝亦爲什之一。雖有多寡之不同。其爲什一。若合符節。噫。今之去箕子凡幾千年。遺制之相傳不泯已幸矣。而其發明爲殷之制。則得吾友而始焉。亦一幸也。

箕田續說

星湖李　瀷

井地之法。朱子亦有未盡究者。故嘗言田制既定。溝涂畛域。一定而不可易。今乃易代更制。則其勞民擾衆。廢壞成法。煩擾甚矣。孟子未親見。只是傳聞。恐難信。此實朱子灼見王政之大體。而推知溝洫之必不可改也。若以孟子集註言之。徹法不除廬舍二十畝而通計。則爲九而取一。除廬舍二十畝。則爲什一而取一。助法亦然。若然。則孟子何以謂其實皆什一也。朱子什一之解。僅合於未有井之時。自有井以來。皆不成此數。今若不悖於皆什一之制。而又無廢壞成法之疑。則斯足信矣。卽平壤府箕子井田是也。竊疑田字象形。古田必似之。今其田四區同溝。皆如田字樣。是必古制。而惜乎朱子未之見也。蓋九百畝畫爲一井。井有九田。田方百步。一田爲四區。區方五十步。夏時一夫受此一區。以什一爲貢。乃四夫同田。而井爲三十六夫也。殷時田寖多。用寖廣。則不可不加授。故不易經界而以一田爲二夫之受。一夫所受乃長百步。廣五十步。雖或長廣不齊。古人皆折補爲方。未嘗言長幾廣幾。王制亦曰。斷長補短。滕之五十里。湯之七十里。文王之百里。亦其例也。今以長百步廣五十步開方。則得七十步零

若干尺。大約不過七十畝。而以什一爲公田。乃二夫同田爲十八夫也。周時田又寖多。用又寖廣。則又不可不加授。故又不易經界。而以一田爲一夫之受。是則所謂百畝而井爲九夫也。然則何以謂三代皆什一。蓋一井九百畝。而九十畝入於公家。則三代未嘗不同。夏時一夫五十畝。畝長五十步。乃周人之二十五畝。以五畝爲貢。乃周人之二畝半。是合四夫之貢。當周人之十畝也。殷人一夫七十畝有奇。畝長七十步。乃周人之五十畝。以七畝有奇爲公田。乃周人之五畝。是合二夫之公田當周人之十畝也。周人一夫百畝。畝長百步。以十畝入於公家。則未嘗易。故曰。其實皆什一也。或謂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三代同然。而所不同者只在畝數耳。不可以長百廣五十爲七十。此大不然。孟子於夏之五十。殷之七十。皆不下畝字。至周始曰百畝者。畝之長短不同。故恐人以夏殷之田錯認以百步。故但以五十七十言其方而已。不加畝字以別之。且五十七十云者。未必夏殷時成文。或者孟子推言其數。而以周制比類爲說。故只道其方爲幾何也。上焉。夏后氏五十而貢。下焉。周人方百而徹。獨殷其將曰。廣五十長百而助乎宜。亦只下七十字。而其義自明矣。殷人欲以七十之數爲授。則因夏之制。合二夫爲一夫。正合七十之數。如是則經界無不定矣。井地無不均矣。而聖人乃反嫌其不方。不計勞民傷財。必欲改溝洫而方其田。無或近於膠柱而不通邪。余故曰。平壤之田。乃箕子因殷之舊。而特略變其制焉耳。



國賦紀略

倪元璐輯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國賦紀略

明　上虞倪元璐玉汝輯

黃册

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已上。皆書于版。唐武德七年。令天下戶每歲一造計帳。三年一造戶籍。宋州縣有丁口版簿。大明會典曰。洪武十四年。詔天下府州縣十年一造册。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惟丁多者十戶爲長。餘百戶爲十甲。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每里編爲一册。册首總爲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帶管于百一十戶之外。而列于圖後。名曰畸零。册成。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一本進戶部。轉送南京後湖收架。委御史二員。戶科給事中一員。戶部主事四員。監生一千二百名。以舊册比對清查。每五日一次。過湖晾曬。

賦役

文獻通考曰。古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無有稅其身者也。漢法民年十五而算。出口賦。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傳給徭役。亦五十六而除。是且稅之。且役之也。漢高祖初爲算賦。唐會要曰。武德六年。令天下戶量其產。定爲三等。後又爲九等。宋爲五等。大明會典曰。凡各處有司。十年一造黃册。分豁上中下三等人戶。仍開軍民竈匠等籍。除排年里長依次充當外。其大小雜泛差役。各照所分上中下三等人戶點差。

稅糧

春秋魯宣公稅畝。唐志曰。自開元後。租庸調法弊。代宗始以畝定稅。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大明會典曰。洪武初。令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沒官田每畝一斗二升。

屯田

漢西域傳曰。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于渠犂。又桑宏羊奏遣屯田卒。益種五穀于張掖酒泉。大明會典曰。國初。諸將分軍于龍江等處屯田。自後徧于天下。大率衛所軍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又有二八一九四六半等例。皆隨地而異云。永樂五年。各按察司增僉事一員。盤糧屯種。正統二年。提督屯田。

水利

沿革曰。井田廢。溝澮堙。水利所以作也。通典曰。魏文侯使李悝作水利。大明會典曰。各處閘堰陂池。引水可灌田畝。以利農民者。務要時常整理疏浚。

漕運

沿革曰。奏伐匈奴。令天下飛芻輓粟。此漕運之始也。國朝自永樂遷都于北。軍國之需。仰給東南。漕運之法。日益詳備。令于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入淮河沙河。至陳州潁岐口跌坡下。用淺船可載二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

農桑

周禮載師宅不毛者用里布注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國初令天下農民凡有五畝至十畝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倍之有司親視不種桑麻木棉者使出絹麻棉布各一匹每畝起科麻八兩絲四兩栽桑者四年以後徵租

草料

唐志曰太宗正觀中始稅草以給諸閑大明會典曰凡各處倉場收種草料以備軍馬往來支用草於本處照田徵收料于秋糧內折納其後令官軍自採野草備用遂有秋青草事例宣德以來通命內外軍衛有司量派軍夫採打置場收納歲有常額與民納草相兼支用

鹽課

呂東萊曰三代之時鹽雖入貢與民共之法自管仲相桓公始興鹽莢以奪民利至漢武帝時孔僅、桑宏羊祖管仲之法鹽始禁榷大明會典曰凡天下辦鹽去處每鹽二百斤為一引每歲鹽課各有定額客商發賣各照行鹽地方其課專以供給邊方糧餉賑濟水旱凶荒故漢武以來鹽法條件因時漸密

鹽鈔

瑣綴錄曰國朝頒戶口食鹽于天下而歲收其鈔曰戶口鈔蓋以鹽課鈔也今鹽不頒已數世矣而民歲折銀錢戶口鈔如故大下咸病

茶課

唐會要曰。德宗貞元九年。張滂奏請于出茶州縣及茶山要路定三等。每十稅一。大明會典曰。官給茶引。付產茶府州縣。凡商人買茶。具數赴官納錢給引。每引納錢一千文。照茶一百斤。茶不給引者。謂之畸零。別置由帖付之。又令陝西四川產茶地方。每十株官取一文。若無主者。令軍人薅種。官取八分。有司收貯于西番易馬。

魚課

五季僭僞之時。江浙荆湖淮南廣南福建。一應江湖及池潭陂塘聚魚之處。皆納官錢。大明會典曰。各處河泊所辦納魚課米鈔及魚油。折納黃麻并魚線膠翎毛。

銀課

周官。䥫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授之。唐開元十五年。初稅伊陽五重山銀錫。大明會典。永樂以後。令浙江福建湖廣四川雲南貴州等處銀礦坑場煎辦。銀課差御史內官。或本處三司提督。開閉不時。

水銀

宋產水銀。有秦鳳商階四川。置冶以官掌之。大明景泰三年。蠲除貴州思印江長官司原額水銀課。其婺川縣板坑水銀場局水銀如舊。

礬課

五代以來。創務置官吏。宋制。白礬出晉汾防州無爲軍汾州之靈石縣。綠礬出慈隰州池州之銅陵縣。各置官典。令有鑊戶煮造入官市。洪武三年。令廬州府黃墩崑山及安慶府桐城縣。歲納礬課二十二萬七百斤。每三百斤爲一引。官給工本錢一百五十文。

珠池

五代劉鋹于海門鎮募兵能探珠者二千人。號眉川都。凡採珠者。必以索繫石被于體而沒。爲深者至五百尺。溺死者甚衆。後廢。未幾復置容州海坻。大明洪武三十五年。差內官于廣東布政司起取蜑戶採珠。宏治七年。差太監一員。看守廣東廉州府楊梅青鶯平江三處珠池。兼巡捕廉瓊二府。幷帶管永安珠池。

竹木

唐德宗時。趙贊請天下所販竹木茶漆。皆什一稅之。大明洪武初。于龍江、大勝港。永樂六年。于通州、白河、盧溝、通積、廣積俱設局。照倒抽分客商興販竹木等項。

柴炭

月令。季秋乃令伐薪爲炭。大明會典曰。國初供應柴炭。悉于沿江廬州幷龍江、瓦屑二場取用。及永樂遷都于北。則白羊口、黃花鎮、紅螺山等處採辦。宣德間。始設易州山廠。專官總理。而派辦運納。各有定例。

商稅

孟子曰。文王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又曰。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有司者治之爾。有賤丈夫焉。必求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此蓋商賈之初有稅也。

酒課

通典曰。漢文帝時。初榷酤。沿革曰。漢武帝始榷酒酤。唐武宗置榷麴。後唐明宗收麴稅。大明令凡踏造酒麴貨賣者。赴務投稅。如造酒貨賣。依例辦納酒課。

榷醋

魏中書監劉放曰。官販苦酒。與百姓爭錐刀之利。請停之。苦酒、蓋醋也。醋之有榷。自魏已然。乃知不特近世也。

常平倉

漢五鳳中。歲數豐穰。令邊郡皆築倉。穀賤時增價糴入。貴則減價糶出。名曰常平。文獻通考曰。古今言糶糴斂散之法。始于齊管仲、魏李悝。仲兼主于富國。悝專主于濟民。後漢明帝欲置倉。公卿多以爲便。劉般曰。外有利民之名。而內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得其平。不便。

義倉

通典曰。隋文帝時。長孫平奏令諸州百姓勸課。當社共立義倉。唐太宗時。戴胄奏言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爲社倉。又韓仲良奏王公以下。應墾田者。畝納二升。貯之州縣。以備凶年。賑給百姓。始爲

義倉。蓋其事自始也。宋朝會要曰。建隆四年。詔諸州縣各置義倉。官所收二稅每石輸一斗。貯之以備凶儉。給與人民。

歷代關市征稅記

彭甯求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歷代關市征稅記

清　長洲彭甯求文洽著

昔者神農氏日中爲市。致民聚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則市利興。其後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則門禁立。至于周官。則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塵。凡貨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是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而非專于斂財。可知矣。若乃市者。所以通商賈而阜貨財。則有司市諸職以掌之。其爲制也。以次敍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通而行市。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凡致詳于市政者。纖悉畢具。是何也。蓋以利相交。人己相形。不能無私己之心。故一物也。賣則欲多。買則欲寡。彼此競爲虛誑。爭辯于是乎起。然猶自己之物。弊端未甚也。至于有商賈。則專以牟利爲事。旦暮孳孳。凡可以利己而生息者。無所不至。濫惡僞飾。凡可以欺人而覓利者。無所不爲。于是山野之甿。不得不資于市。而其受屈則有無所控愬者。至于天患民病。乘急踊價。衆方以爲災禍。而彼獨以爲樂幸。孤寡貧窮。假貸稱責。此方以爲困苦。而彼乃以爲資息。又大利所在。則奸細于是而竊窺。大衆所萃。則奇衺于是而聚集。故可以利民者莫如市。而可以害民者亦莫如市也。爲民父母。均吾赤子。可以無處治之法。與轉移之方哉。是故肆長陳其貨賄。而美惡不得以

混淆。賈師奠其價值。而貴賤不得以任意。司稽巡其犯禁。胥師察其飾行儥慝。而詐僞不得以相欺。有胥史以掌其坐作出入。則事不亂。有質人以爲之質劑。則人心信服。同度量。一淳制。而物有所準。司虣禁虣亂。司稽執盜賊。而強暴無所容。凡此皆治于未亂之前也。其有犯禁而事覺。梗化而成訟者。小則胥師賈師聽之。大則市師聽之。則夫民之入市者。交易而退。何有不得其所者哉。至于市中之物。有利于人而不厭其多者。則使之阜。爲害于人而不可有者。則使之無。又有罕用而不可無。宜有而不可多者。故無則使之有。多則使之少。或有無其征廛。或低昂其價值。以示夫去取輕重之意。無非欲以利吾民而已。然此不過以民間貨物爲轉移之方耳。猶未見夫君民一體之意也。民有貨物。不適于用。市而不售者。雖賤而亦樂輸也。則以其價買之。事居積者。不得抑其價而取焉。及市中既乏。而民欲買者。雖貴而亦樂從也。復以其價賣之。擁富資者。不得高其直而與焉。是以市中無甚賤之物。而民之有貨者不傷。亦無甚貴之物。而民之有用者不困也。然此猶有交易之意爾。至于民有喪祭大事。適空乏而不能卒辦。聽其從官賒用。事過即還。蓋民有急而無措。官有餘而無用。賒而與之。有益于彼而無耗于此。所謂惠而不費者也。然此猶欲其還爾。至于民有極貧者。則遂貸而與之。以其不可爲繼。故以國服爲之息。蓋力者民所自有。無待于外。公事上所不免。必假于民。故貸之而使服國事。則下之用物者。若食厥力。上之與物者。若假厥直。市法之善。誠莫有大于是者。然終以爲近利之地。防之不可不嚴。辟之惟恐不遠。于是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而小刑則憲。中刑則徇。大刑則朴。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焉。至若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之。則罰一幕。世子過之。則罰一帟。命夫過之。則罰一蓋。命婦過之。則罰一帷。蓋防利而絕其端。類若此。至于後禮教陵遲。風俗靡敝。士庶人棄本而事末。姦富者衆。商賈牟利。穀不足而貨有餘。于是管仲相齊。制斂散之權。而齊富強。迨秦孝公用商鞅。變法令。凡事未利者。一切收以爲孥。始皇承之。雖以抑其逐末專利之心。然而近于酷矣。漢興。接秦之弊。公私空匱。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以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文帝時。晁錯言曰。今農民重困。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什伯之得。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于是帝爲之下令務農。而市井之子孫。終不得仕宦爲吏。至武帝元光六年。始筭商賈。稅商賈車船。令出筭。元狩四年。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筭一。隨其所施。施于利重者。其筭益多。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筭一。手作者得利輕。故筭亦輕。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筭。凡民不爲吏。不爲三老騎士。苟有輕車。皆出一筭。商賈人軺車二筭。商賈則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筭。商賈之船。匿不自占。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所謂告緡也。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往往卽治郡國緡錢。元封元年。桑宏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平準于京師。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以抑天下之物。故曰平準。又郡置均輸官。以相給用。

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昭帝卽位。諸賢良文學皆言平準均輸。與民爭利。非治國之本務。而爲宏羊所持。竟行之。夫爲民父母行政。而效尤商賈子之所治。以徵市利也。豈不甚哉。王莽簒位。藉周禮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之文。齊衆庶而抑兼幷。于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凡平人買賣五穀布帛緜絲衣物。周于人用而不售者。均官檢實。從本價而取之。萬物昂貴過平。則以平價賣之。以防貴庾者。人有欲祭祀喪紀而缺于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賒之。或乏絕欲貸以治生者。聽授之。受息無過什一。是旣權其貨。又操其術。而因用取贏也。建武初。莽所設苛政盡廢罷。至章帝時。尙書張林上言。交趾益州上計吏來市珍寶。宜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下詔議。尙書僕射朱暉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非明主所宜行。帝不從。其後自晉至于梁陳。皆以人競商販。不爲田業。故使均輸。欲爲懲勵。而其實利在侵削。時甚苦之。後魏明帝孝昌二年。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爲五等。收稅有差。北齊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舍之稅。以其所入供御府聲色之費。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卽位。復興入市之稅。每人一錢。隋文帝受禪。除入市之稅。開皇時。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汙雜。非敦本之義。遂奏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在所州縣錄附市籍。李諤以農工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槩。卽附市籍。于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遂令依舊。唐武后時。有司條關市之稅。請不限工商。但人行輒稅。鳳閣舍人崔融曰。關爲禦暴之所。市爲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背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

則天下之市心搖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心動矣。況澆風一扇。變法爲難。豈容規小利而亂大倫哉。嗣是兩京陷沒。民物耗弊。天下消然。肅宗卽位。遣御史鄭叔淸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貲畜。十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德宗時。趙贊請于諸道關津各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十稅一。已又稅間架。筭除陌。公家所入不能半。而怨讟滿天下。及涇原兵反。大呼長安市中曰。不奪爾商戶僦質。不稅爾間架除陌矣。于是間架除陌竹木茶漆鐵之稅皆罷。是時宮中取物于市。以中官爲宮市使。抑買人物。又置白望數百人于兩市。民將物詣市。有空手而歸者。順帝卽位。乃一切罷之。宋興商稅。凡州縣關鎭皆置務。大則專置官監臨。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臨押同掌行之。齎貨謂之過稅。每千錢筭二十。市鬻謂之住稅。每千錢筭三十。其名物各隨地宜而不一焉。初。太祖其五代所征筭者竝罷。而詔關津毋得苛留行旅。行旅所齎資。非貨弊當筭者。毋發篋搜。又詔榜商稅條禁于務門。具曉知。毋擅增創收。淳化初。詔曰。關市之征。其來舊矣。用度所出。未遑削除。征筭之條。當從寬簡。令諸路轉運使條部內州軍市征名品。參酌裁減。以利細民。以京朝官主市務。給實直。毋抑配。諸非急需物。毋一切收市擾民。皇祐中。詔三司歲下諸科買物。先期度所當賦。早諭戒。得爲備。若府庫有儲。勿收市。已國用寖廣。有請筭緡錢助經費者。拒不聽。前後稅錢詔蠲者不可勝數。熙甯初。王安石創制。立均輸法。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而預知中都帑藏。歲知見在之數。當供辦者。蓄買以待。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而制其有無。於是出內藏錢五百萬石佐均輸費。以發運使薛

向領其事。又以爲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定價。貴賤相傾。置市易務。諸商貨滯不售者。許至務投賣。行人平其直。官市之。願易官物者聽。于是出內藏錢五百萬緡。京東市稅錢八十七萬緡爲市易本。以戶部判官呂嘉問領其事。而諸州各置市易務。皆隸焉。時蘇軾疏言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或先期而予錢。其賣也。或後期而收直。多方相濟。委曲以通之。此倍稱之息所由獲也。今官爲市易。必先張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之。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此之慮。乃損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得。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其後均輸法止不行。而市易苛細。所鬻物物輒踊。商貨入門。市易司輒遮攔赴務。名曰驗。實盡勒買之。商憚避逃徙。而商稅果驟減。是市易之爲虐。已凜凜乎唐季閒架除陌之事矣。元祐初。有司言。以朝廷而行市易。就使有獲。且不可爲。今所獲不如所亡。詔罷市易法。蘇軾又言。自古以來。法不稅五穀。而近歲法令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曰。收五穀力勝稅錢。自皇宋某年始也。竊爲聖世病之。而尙書省亦言在京穀貴。欲平其直。宜權蠲之。後徽宗宣和中。以州縣災傷。幷贍給都下。亦一再免。旋復如舊。南渡以後。都邑新創。兵革未息。四方之稅。閒有增置。及于江灣、浦口、量收海船稅。凡官司回易。亦竝收稅。而寬弛之令。亦錯見焉。如諸路增置之稅場。山閒迂僻之縣鎭。經理未定之州郡。悉罷而免之。又以稅綱太密。減併者一百三十四。罷者九。免過稅者五。至于牛米薪麴民閒日用者竝罷。孝宗繼志。凡高宗罷之未盡者。悉推行之。又以臨安府物價未平。

免淳熙七年稅一半。光甯嗣[illegible]。諸郡稅額皆累有放免。然而貪吏取苛百出。私立稅場。算及緡錢斗米束薪菜茹之屬。擅用稽察。措置添置。專攔收撿。虛市有稅。空舟有稅。以食米爲酒米。以衣服爲布帛。皆有稅。遇士夫行李。則搜囊發篋。目以興販。甚者貧民貿易瑣細于村落。指爲漏稅。輒加以罪。空身行李。亦白取索金。紆路避之。則攔載叫呼。或有貨物。則抽分給賞。斷罪倍輸。倒囊而歸。聞者咨嗟。指爲大小法場。與斯民相刃劑。不啻仇敵。而其弊有不可勝言矣。明制。府州縣有稅課司局。河泊有諸稅所。辦商稅漁課引繇契本有額。洪武中。天下稅課司局客商貨賄。俱三十而稅一。赴司局投稅訖。聽平賈以賣。惟五穀書籍紙札不稅。酒課不設務。不定額。又敕戶部。言曩奸臣聚斂。稅天下貨物及纖末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凡軍民嫁娶喪祭。伏臘追送儀物。及自織造染練布帛。及買已稅之物。若造作舟車。若細民擔挑蔬菜魚肉果實。非興販者。毋得稅。永樂初。西洋諸國使臣來朝貢方物。因載胡椒與互市。有司請徵其稅。成祖曰。商一者。國家所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爲利。今遠人慕義遠來。乃欲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不聽。國初止收商稅。未有船鈔。宣德四年。始設鈔關。凡七所。河西務、臨清、九江、滸墅、淮安、揚州、杭州、內臨清杭州兼榷商稅。本色歸內庫備賞賜。折色歸太倉。備邊儲。後改鈔折銀備船料。初用御史。其後停御史不遣。遣部主事司之。成化初。令京城九門并都稅宣課司及各處商課。俱錢鈔中半兼收。已敕九門監收錢鈔。不許將不該抽分貨物違例抽分。雖稅民兼承前代之猥。而德意獨深矣。七年。工部尚書王復始請添部屬三員。分往太平、蕪湖、荊州、沙市、杭州。抽分竹木。變銀爲營繕費。是年所得僅千兩。後歲歲加增。朘削無極。二十二年。詔天下有司。徵

稅毋取餘價。宏治元年。御史陳瑤言。崇文門舊設宣課分司。上收客稅。近差御史主事往監其事。以掊剋爲能。有傷國體。上命今後止許稱盤客貨。餘行李車兩毋得搜檢阻遏。九年。諸王府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戶部尚書周經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堪。乃止。正德中。孫原貞言。商稅雖國課所資。而黷冒不可以無禁。都邑輳集。如張家灣宣課司巡攔。徇私縱放者有之。容情納鈔者有之。其峻勒卸車發篋搜檢。因而失所者。又多有之。而高估物貨。規多稅入。此其害非細。至蘆溝橋復然。大明門又然。是一貨而數征也。宜敕諸商賈。但于所在抽稅。其經繇地方。不得攔阻。止大明門宣課司查驗之。正德間。始差太監抽分。遂稅及柴炭魚菜。民不堪擾。御史宋越極言太監挾勅詐取官銀諸不法事。得旨裁革。而以原遣部官領之。此世宗初登極新政也。嘉靖初。戶部尚書梁材條議言。各鈔關出納官銀。或稱收之。初不盡入官。或藏貯之處。私取肥己。或傾煎時隱匿。或類解時那換。必互稽察而後奸弊可除也。宜行巡按御史。于州府縣選委廉能佐貳官。日赴廠爲之貳。立號簿二。立收料文票。于所在宮司編號。用印鈐記。榷鈔訖。開收票付商。照收票登簿。將料銀封記完固。送所在府州縣庫收。季冬差官類解。萬歷二十五年。以大工浩費。遂議開礦榷稅。命內臣出省直。專理其事。于是所在搜括。興起稅課。利孔一熾。牢不可破。而所委者。又刑餘狙獪之流。凡所以諂悅取容者。日增歲益。不知上取一。下取二。官取一。羣奸又取二。利則歸下。怨則歸上。故諸使之害一。而參隨之害百。所引用之土棍。害且千萬。究皆椎剝百姓之膏脂耳。雖曰不忍加派。而害不更有甚者哉。至光宗登極。始詔蠲撤。天下咸慶更生。而崇禎之季。中原寇起。道路阻塞。客商稀少。關榷倍

征以足額。商大困焉。

息關蔡氏曰。自周官有泉府之名。後世始藉口立法。以帝王而下同商賈之事。夫以其貨之滯于用也而買之。以其貨之適于用而賣之。貿遷有無。以曲爲貧民地。何嘗有征利富國之心哉。卽斂散之權。始于管仲。亦以抑其逐末之途。禁商賈不得仕宦。始于漢高。正以遏其貪鄙之俗。奈何王莽立五均之官。宏羊立均輸之法。使商賈不得牟大利。然猶未嘗廣置官屬。峻立刑法。爲抑勒禁制之舉也。迨王安石專務興利。襲王莽之跡。效宏羊之術。張官置吏。勞人廢財。以下行黠商豪家貿易稱貸之事。而假周官泉府及國服爲息。以文其說。殃民悞國。千古不能爲之解矣。明興市法雖寬。而關稅爲急。雖與古者禦暴之意相矛盾。而于奪彼與此。居貨待價之策遠矣。

鹽法考略

丘濬編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鹽法考略

明　古粵邱　濬仲深編

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

洪範初一曰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作鹹。

呂祖謙曰。五行之氣。無所不在。水周流于天地之間。潤下之性。亦無所不在。其味作鹹。凝結爲鹽。種類甚多。如出于海。出于井。出于池。三種之外。又有出于地。出于山。出于木石者。大抵鹽乃生民日用之不可闕者。所以天地之間。無處不在也。

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煮水爲之者。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今戎鹽。后及世子亦如之。

劉彝曰。鹽之所產不同。有刮于地而得者。有風其水而成者。有熬其波而出者。有汲于井而爲者。有積于鹵而結者。故刮地之鹽苦。而以共祭祀者。取其出于自然。與夫元酒明水不異也。熬波之鹽散。取其治洽四海。能致遠物。故以奉先焉。賓客共形鹽。鹽爲虎形。以共食啗。示服猛也。又副之散鹽者。致遠物以懷諸侯也。飴鹽風其水而成者。產于土中。其味甘焉。

管仲說齊桓公伐菹。枯草也。薪。煮海水爲鹽。令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功也。而煮鹽。

馬端臨曰。周禮所建山澤之官。不過掌其政令之厲禁。不在于征榷取財也。至管夷吾相齊。負山海之利。始有鹽鐵之征。觀其言曰。先王塞人之養利也。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又云。夫人予則喜。奪則怒。先王見去聲。予之形。而見奪之理。故民可愛而洽于上也。其意不過巧爲之法。陰奪民利而盡取之。桑、孔之爲。有自來矣。

董仲舒曰。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

呂祖謙曰。漢興。除山澤之利。至武帝時。孔僅、桑宏羊祖管仲之法。鹽始禁榷。募民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至昭帝之世。召賢良文學。論民疾苦。請罷鹽鐵官。又桑宏羊反覆論難。所以鹽榷不能廢。宏羊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元帝雖暫罷。而用度不足。三年而復之。自此之後。雖鹽法有寬有急。然禁榷與古今相爲終始。考鹽名始于禹。然以爲貢。非以爲利也。至周始與民共利之。然亦未嘗有禁法。自管仲與鹽筴也。策以奪民利。始開鹽禁。猶未設官也。漢武帝時。孔僅、桑宏羊之徒。始置鹽官。立榷禁。然利止西北。未徧東南。唐至第五琦、劉晏講明殆盡。而天下之賦。鹽居其半。然猶官鬻。未始召商。宋至雍熙。令商人輸芻粟塞下。而給以鹽。鹽之開市自宋始。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開。一開不可復塞。

甄琛曰。天子富有四海。何患于貧。宜弛禁。與民共之。元勰音褻。曰。聖人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鹽池之禁。積而散之。以濟國用。非專爲共大官之用。胡寅折衷而言之曰。鹽之爲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也。盡捐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皆未得中道也。惟官爲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

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

唐劉晏爲鹽鐵使。其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其後乃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宮闈服御。軍饟百官祿俸。皆仰給焉。劉晏雖善于理財。然知厚于取利。可以得利。而不知薄于取利。可以大得利也。

按宋人召商中鹽。蓋以折中糧草。以贍邊兵。中納金銀。以實官庫。無起倩丁夫之擾。無冒涉水陸之虞。官得用而民不告勞。商得利而民不淡食。誠實邊足用之良法也。我本朝于天下產鹽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鹽課各有定額。行鹽各有地方。每引以二百觔爲袋。帶耗五觔。凡遇開中鹽糧。量所在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定立則例。出榜召商中納。每歲收貯歲課。存積在官。客商執引照支。各有次第課。謂之常設股鹽。近因邊儲急用增直。召商中納。不依資次。人到卽與支給。謂之存積鹽。存積既興。常股遂少。遂使今日之存積。亦無異于前日之常股。商賈待日久而支出難。其利微矣。欲救今日之弊。而足今日之用。莫若行漢人官給牢盆之法。任民自煮。而不征其入。預令竈戶。先于該管官司告知。官給以券。然後舉火。每盆煮鹽以一引爲則。其盆皆官爲之。給引之時。每引先取舉火錢若干。商賈買鹽之後。官給鈔引。俾于行鹽地方發賣。給鈔之際。每引取工墨錢百文。以爲公費。所得鹽錢。貯于運司。每歲具數申戶部。以待分派各邊轉運。常平司收糴米粟。以實邊儲。此法既行。不必追徵于竈戶也。不必中給于商賈也。不必官自賣也。不必官自煮也。以此先行于兩淮。俟其有驗。以漸行于兩浙山東河閒焉。若夫池東之池鹽。川滇之井鹽。福建之曬鹽。或仍其舊。或別爲處置。又在隨時斟酌云。

林駉曰。宋朝鹽鈔未行。置倉建安。江浙湖廣以船運米而入眞州。因船回鹽而散江浙湖廣。此之發鹽。得船爲便。彼之回船。得鹽爲利。

按今兩京之間。運道所經。凡三運司。淮鹽在南。滄鹽在北。山東之鹽居其中。往時會通之河未開。水陸分隔。今則一水可通。請行宋人轉船之法。此因欲行牢盆之法。慮前日之中納。聽支之客商。無鹽可給。故又行運船帶鹽之法。遇有官軍運糧。空船南回。道經滄州。每船量給與官鹽。每引量與脚價。俾其運至揚州河下。官爲建倉于兩岸。委官照數收貯。原數不虧。然後給與脚錢。少有虧損。卽與折算。如此。則官可得倍稱之息。軍得順回之利。積鹽既多。乃令通算。累年客商所中常股存積等鹽共該若干。依次給與見鹽。不出一二年間支給完。然後行臣向所陳官給牢盆、民自煎煮之策。年年存積。歲歲轉般。積之既多。遇有急用。卽出榜定直。召商于所用之地。或上糧芻。或輸金帛。付與執照。給以見鹽。如此。比之舊法。當得倍息矣。

浙鹺紀事

葉永盛著

本館據涇川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浙鹺紀事

明　玉城葉永盛著

予奉命督鹺兩浙。値鑛稅交騖。弁寺橫肆之秋。浙稅屬之劉璫。其人外和而中貪。又輕聽易惑。予見兩淮河東搜括餘鹽之議紛起。知旦暮必有議及浙鹺者。勢且并屬劉璫。若先與水火。將來肯復聽吾曹節制哉。一見輒謬譽之。曰。今天下不礦則稅。中貴人啣命出者。炱然如狼虎。民含毒入骨。爭欲剸刃其腹。獨福德在越。幸遘公。公愛民。民亦愛公。此所謂身名俱榮而公私兼利也。加尋常萬等矣。劉璫喜見于色。因張筵邀予。予亦酬之以餐。往來相得。意甚歡也。無何。予行部而東。越三月至括蒼。得邸報閱之。則有奸弁高時夏及羣棍數十輩以浙福餘鹽三十萬奏矣。上果以屬劉璫。授以制册。勒限如數解進。予憮然。遠近商竈聞之。皆響震失色。洶洶然有離散意。予露章爭之。不能得。再上疏爭。曰。浙鹺歲解部僅十四萬耳。而餘鹽幾至數十萬。此其爲欺誑甚明。如以爲臣言不足信。乞卽勅奏弁及差璫同往勘之。果如所奏。臣願伏斧鑕之誅。天子爲之動容。有詔下撫按等官共議。劉璫聞之芒然懼。事且中止。卽爲條陳五事。大約欲行銃廢之引。自改嘉秀等縣之引鹽爲票鹽。意將盡奪浙以西行鹽之地。且以廢引攙正引。而超先掣運。舉部運邊餉而兩攖之也。予從容謂之曰。鹽課者國家所以餉九邊而安中夏者也。今浙課不滿十四萬。足下顧欲照制册取盈。勢必盡奪邊餉。萬一脫巾變起。將必追罪始禍者。弁棍不足惜。如足下何哉。足下其熟思長久之策。毋甘以其身爲禍始。而徒以飽棍輩之谿壑爲也。劉璫默默而別。余宣言于衆曰。璫欲侵

吾鹺利耶。余誠無如上命何。惟有時按其多寡聞之上。上卽右璫。終不肯以邊餉而充若輩谿壑明矣。如此則分毫錙銖。皆內供也。彼與棍輩奚利焉。璫聞之頗懼。居數日。復來謁予。予詰之曰。策將安決。將以屬僕處分乎。抑足下自爲政也。如果自爲政。請熟思所以馭羣奸者。不則利且悉歸若輩。璫曰。吾且念之。別居數日復來。予復詰曰。策果定乎。曰未也。如是者數回。予揣知其心。苦無策以馭羣棍。而且慮予之議其後也。因謂之曰。足下果無策乎。以僕計之。爲若策者。不過曰。浙東西共三十六場。場設一人。盡指官鹽爲餘鹽。而以足下票行之。如是而已。果爾。則大事去矣。何也。夫採礦者計人數而核礦。計礦數而核銀。或多或寡。歷歷如指掌。卽有善欺者。亦僅匿十之二三止矣。稅商者計舟而核貨。計貨而核稅。足下與諸從者竝在。十目共視。弊何從匿。卽有善匿。亦十之一二止矣。若鹽則非礦稅比也。散其三十六場。場在海濱二千里。諸竈戶散布于二千里之內者。何啻百萬。此百萬之家。何家無鹽。此出鹽之地。何處無挾貲以貿鹽者。海濱之間。溝澮交錯。舟楫如蝟。彼承委者挾足下之命。一呼而私販雲集。頃刻之間。千萬石之鹽立盡。數百金可立得。俄而販者鳥舉鯨奔。不可踪跡。而所貿之銀。承委者悉以充私橐。足下欲計竈而核鹽。則鹽無定數。欲據鹽而核價。則價無實際。欲稍繩諸承委者以法。此輩如飛蓬浮梗。有掉臂而去。此策一行。將來鹽課盡飽奸橐。不獨邊餉不可得。且舉所謂三十萬者而盡屬烏有。異時上按制册而取盈于足下。其何以應之。足下危矣。劉璫深是予言。首肯嗟嘆者久之。因謂予曰。果若先生言。計將安出。予曰。僕誠有策。但恐足下不見信耳。人之意各有所主。予歲所解部者一十四萬。當事者以此考成。則予之意。必主于

充十四萬也。今上以三十萬委足下。則足下之意。必主于三十萬也。若羣棍之意。不論三十萬十四萬之有無。但欲自肥己囊耳。顧其意雖主于肥己橐。而其言則皆爲足下。足下必以爲忠而信之。信之而權入其手。利入其橐。而足下與僕之事盡悞矣。足下若欲聞吾策。必先定厥志。一意誓用吾策。斷不用羣棍之言而後可。不然。吾不能爲若策也。劉璫曰。吾意決矣。所不與足下同心奸言是聽者有如日。予曰。果如是。請爲公籌之。夫主上誠欲取盈三十萬。僕誠不能。今既以會議歸之我二人及撫按。是主上亦明知羣棍之妄誕。邊儲之重大。而欲求至當畫一之議也。主上富有四海。譬之滄海。斗勺不加盈。足下縱竭浙課而進獻。主上亦不以爲能。以爲是故然耳。將來不繼。禍且不測。爲今之計。莫如諒力所能辦。議定新課。倘此外有餘。以充足下私費及額外進獻之用。如此則足下之用裕。皇上之歡心得。不佞之歲供辦。邊儲不虧。國課永足。一舉而五美集。善之善者也。可乎不可乎。劉璫深然予言。因筮日與撫按公會議。是時原奏奸弁奉璽書挾羣棍五十餘人。馳傳且至。劉璫行且郊迎。省會官吏人民無不人人驚懼者。余慮奸黨至巧言簧鼓。勢不能無中變。又揣知劉璫所親信諸人原委管稅務者。聞羣棍至。慮璫且移寵。不無入宮見妬之念。因就璫所說曰。浙課止有此數。不在公。則在私。今聞此來者五十餘人。人人有千金之想。非數萬不足滿其壑。此孰非侵足下之所有者。彼之肥。君之瘠也。僕聞君所委管稅務者。盡老成忠實。君胡不盡以鹽課事委之。倘進獻外有餘。僕寧以犒諸從者。其北來諸棍。量留原奏有名數人。餘盡發回。如此則人少而利不分。蠹去而害盡絕。地方安堵。商竈不驚。藉藉誦足下德不衰。名實兩利之道也。君謂何如。劉璫首

肯。是時諸親信者擁屏後而聽。俱歡呼踴躍。深以予言爲然。予別後卽環侍劉璫慫恿之。璫于是決意欲逐諸棍。而又德其爲已樹利。且憫其遠來之乏也。不能無猶豫。因謂予曰。諸人皆重費而來。不下數千金。今皆蕭然空囊。跪泣而訴予。吾欲聽先生而難于對諸人。將奈何。必欲逐去。當捐千金與之。予思暫廢而永寧。似無不可。立檄運司處五百金分饗之。于是奸黨盡散。僅三四孑立。而勢遂孤矣。予然後筮日定議。議之日。撫按及劉璫爲客。予爲主。撫院首發問曰。議內共幾何。予曰。此不勞煩言。有一定之例在。因袖出三揭。各送其一。而以一自覽。揭內大概開兩淮河東舊課若干。今進若干。浙課宜倣兩處之例。璫大不然之。謂璽書載十五萬。豈宜相懸如是。堅欲七萬。予笑而不答。璫忿氣勃勃。予凝然不動。俟其稍平。予反覆譬曉之。不聽。相持自辰至酉。竟各拂袂別。次早璫又邀撫按至余所再議。彼此相持議如昨。予一盒延之。撫按從中解。定課二萬六千。此外仍議鋪墊等費。視課數三之一。予私計鋪墊之說。不可聞于四方。且其數不載入會疏內。萬一彼此爭論。聞之于上。則予與璫均蹈欺罔之罪矣。然是時皇上責各璫額外進獻頗急。名曰孝順土宜。各璫非此無以安其身。且每一進獻。左右嬪嬙無不索賂者。所費頗侈。而各璫又欲自饗所欲。予若止照疏內之數與之。彼諸費無所出。豈肯俛焉聽命。同心會奏哉。況主上方厭薄吾輩。百奏而百不喻。璫疏朝上而夕報可。非得彼會奏。決不能免十五萬之加派。展轉思之。鋪墊斷乎當與。但當自處于不欺之地耳。因先期一日預書二揭。內開一額進若干。一進獻孝順土宜若干。皆空白不塡。後列余與撫院及該璫官銜。比議定之日。予迺謂撫院曰。議雖定。顧空言無據。安知將來無食言者乎。似當藉

重台札。撫院及該璫皆以爲然。因而索楮卿。予曰。業已具矣。遂出袖中揭共觀之。撫院亦喻予意。卽于其下各塡註議數。予又曰。數雖書定。似當加一押。撫院與該璫皆曰然。因各于員下各押。予與璫因各執其一以爲劵。揭內不書舖墊。而但書孝順土宜。則余旣自處于不欺。倘他日該璫稍有違言。予卽可執此聞之于上。以核其所進之多寡。此縛虎降魔之策也。緣此舉出于卒然。故該璫不及思。不覺墮吾彀中。及歸而與用事者議。始知其悞。而向予悔之。予已堅執不吐矣。渠以議旣定。無可奈何。迺陽爲上疏。而陰爲煬竈之計。竟持中不下。時諸奸中有胡國柱者。巨猾也。因說璫曰。向固墮鹺使者計。今幸明旨不下。此千載一時也。若藉口上意不決。以求多爲辭。悉取諸富商坐以違律屯引。罰銀進獻。則旬日之間可得十萬。莫大之利也。君盍圖之。璫是其策。乃陰訪富商五十餘人。誣以屯引。豺狼之胥。四出而索。至則酷刑遍加。諸商懼立斃。俱俯首服罰。鐵多寡惟命。數日至三四萬。而胡猾乘是恫嚇諸商。暮夜跪賄其門者如市。一時羣棍乘機蜂起。告訐紛紛。各商股栗。如將蹈湯火。卽省會富民。亦懼波及。晝夜警惕不寧。且一日遣數十棍分道肆出。遍布諸關。不曰稅鹽。則曰稅舟。不曰拏私販。則曰盤夾帶。怱怱橫恣。如虎如狼。予旣遠役京口。而撫按又以非其職司。卽訴之不理。蓋會城鼎沸。法紀倒持。人以爲無天日矣。予聞之。負病反省。商竈跪而迎訴者夾道。哭聲震野。予亦惻然。揮涕淚而慰之。至則該璫投刺來謁。予因平氣曲諭之。該璫因大言曰。居官者當爲朝廷。奈何專爲商。予正色折之曰。非商則國課何辦。爲商正所以爲朝廷也。足下乃剝商以爲朝廷。竊恐羣商一散。國計因之而虧。以此爲朝廷。吾不知其解也。且責且笑。若將玩之者。譬曉數

日。猖熾愈甚。余始知此輩不可以仁義說。又知發縱指示。全在諸棍。不一創之。禍未已也。乃進諸商而與語曰。棍輩所爲蔑視我者。以我之重去其官。且懼主上有不測之加耳。一官如敝屣。棄之易易不足論。七尺既貨于朝廷。非吾有也。且病骨去死。不能以寸。此江中之棄劍朽骨耳。死義死病等也。死何足懼。誓杖殺棍徒數百。然後抗疏論劉璫之奸。盡發其欺罔事。卽主上怒而罪予。予含笑往。誓不悔也。爾等第安枕無懼。蓋是時劉璫司權。所侵匿不下數萬。聞予抗疏發奸之說。不覺震恐喪魄。而羣棍亦凜凜冰立。余迺下令曰。皇上雖有詔搜餘鹽。然旨內有會同撫院之說。未嘗專以屬該璫也。今棍輩首屯引。首私鹽。首夾帶。首侵佔者。紛紛俱赴該璫。竝無一字相問。豈以予爲委裘乎。余鹺臣也。鹺乃專職。除一切關正引者不許別訴外。卽有餘鹽事宜。爾輩誠赴首璫。亦須兼首本院。違者不論。首之虛實。先以不遵明旨。拏責五十。審虛仍責一百。令既下。適有違者。其怨家狃而控予。予立撓五十。幾斃無何。又有狃者至。亦撓如初。諸奸股栗。予聲言旦暮且具疏。該璫懼。求解于撫院。願盡收所遣之羣棍。且誓此後決不妄拏一人。因約撫院偕至予所。親書服罪之劵授予。予始笑而慰之。第告訐雖止。諸棍雖收回。而嘉興四縣。小票必欲舉行。予曰。嘉興者。蘇松等處之籓籬也。爾若行小票。則奉行者藉此以行其私。名雖行于四縣。將來由四縣而達于四府。盡舉全吳行鹽之地而占之。是去鹽課之半也。審爾。則爭如初矣。此萬萬不可。力拒之。該璫堅執欲行。且宣言曰。此事見阻。予洩忿于運司官。旦暮且逮入詔獄矣。司官聞之。急奔訴予。予曰。止此不難。彼所爲欲行小票者。不過已入奸商數千之賂。無如其苦訴何。今若呼商震之以威。事立止矣。因悉查諸奸

商主名。懸示而召之面審。諸奸商喪魄。求解于璫。璫求解于撫院。予姑免諸奸商之刑。各商乃始敢匍匐而前。頓首謝罪。予責之曰。璫所以堅欲行票者。以入爾輩重賂。無如爾之苦訴何。爾既悞于前。予姑貫爾。爾所損賂。便可置度外。再不得以取償爲念。爾若重惜爾費。必欲訴璫行票。則余卽力縛爾撓。而置之死矣。諸商曰諾。自此行票之議遂息。各商竈始安。然猶以明旨未下爲慮。無何。上忽悟。有詔定課二萬六千。盡以其事屬有司。該璫不許復興。奸弁及諸棍妄奏者悉撤回。報至。會城驩呼動地。皆稱天子萬歲。璫始喪氣無一語。而諸弁亦抱頭鼠竄。惟是巨奸胡姓者。璫尙篤信寵用之。予謂除惡者務去本。不則復蔓。獨計胡方憑城而穴。無所施其法。將奈何。余因悉查其諸贓狀。付之璫。令其自處。璫堅不允。予因思一策。先是前院曾以寧波漁稅二千四百兩予璫助解。予曰。前院所以予此者。以彼時餘鹽之議未起也。今鹽旣加稅二萬餘矣。若復興此。是鹽重困也。予必不與。因行檄寧波。此後漁稅無得解璫。璫聞之甚急。干撫院藩臬諸公。百方懇予。予不允。如是者一月。予知璫情迫矣。乃向三司言曰。予所以不與璫此銀者。非負璫也。以璫負我耳。胡猾狐假肆毒。至受賄數千金。此大蠹也。何利于璫而寶之。必欲吾不負約。渠須立逐胡猾。不則吾不與也。璫旣愛胡。而尤戀戀于前銀。遂約于十日內逐出。予限以三日。且檄仁錢二縣多差捕圍其居。胡窮窘鑿坏而逃。予檄縣追之不已。胡望門投止。情甚急。陰使所親求救于璫。璫亦慮擒胡。則其體不雅。親詣謝罪。予陽應之。而陰索胡尤急。璫求救于撫院。不允。求救于按院。亦不允。乃求救于孫司禮。余乃寬胡。蓋非胡則璫不爲惡。非孫則不能制璫。故余去胡以絕禍源。而又市德于孫以制璫將來。是拔

本塞源之策也。是舉也。予殫一歲之力。窮日夜之思。前後疏凡五上。迺得安然。左挈右提賴劉撫院。尤賴有孫司禮。諸祕密尙有不及書者。故得脫商竈之阽危。救邊儲于旣壞。歲省浙直稅十五萬。而予亦幸逭于尸素之罪。然非得明詔一頒。予卽有籌安施。而禍且炎炎未有艾也。天子聖明。予敢不稽首以拜揚。

玉城葉公兩浙鹽政五疏。正大光明。而勢璫奸弁皆束手而不敢逞。迄今西湖之上。商人祀之不衰。有當時石簣陶望齡、具區馮夢楨兩先生所作生祠碑記。生有正直之名。沒享俎豆之報。有以哉。此篇乃自敍其事之始末。最爲詳盡。後之人所當參攷之史。而知公之功有不可沒者也。按明史食貨志。百戶高時夏奏浙閩餘鹽變價。歲可得三十萬兩。巡撫金學曾勘奏皆妄。疏入不省。于是福建歲解萬三千有奇。浙江解三萬七千有奇。史以簡爲得體。故公之功不著。然始云三十萬。而所進祇三萬七千。則其中情事亦曲折而可思矣。第史云三萬七千。而此云二萬六千。意者璫旣墮公彀中。遂以所議鋪墊等費。視課數三之一者。不敢復匿。而幷進之耶。公時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而疏內及此篇所稱巡撫劉者。浙江巡撫劉一焜。史云金學曾者。或是閩巡撫也。嘉慶五年五月十四日。琴士趙紹祖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箕田攷及其他四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褚志政　潘同曾）

宓嚴朱

G一五三八上